

米酒飘香 大别山

毛世芳

在冬天,天寒地冻的日子,要想寻一处温情、热切、美味且安闲的所在,于我,则莫过于大别山南的老罗田。那时节,村村酒熟,户户飘香,吃吊锅、烘炭火,喝一壶滚烫滚烫的老米酒,好不叫人酣畅淋漓,醉醉然,陶陶然!

把盏言欢,三杯下肚。有一种暖意,从心底里一直升腾到你的指尖发际;有一种醇香,从肚腹中弥漫到你的唇齿之间;有一种耐人品咂的滋味,从酒意里悄然萦绕在你的眉尖心上,融融的,让你想抓却抓不住,想说又说不出……呵呵,这就是,涵蕴着阳光、清泉、谷物、乡情还有罗田物华天宝与山水气息的老米酒的味道!

做老米酒,先得要酒曲。每年入秋,巧手的农妇们便开始忙碌了起来。在中草药铺里,抓来麻黄、桂枝、甘草,一大堆做酒曲用的中草药,还有自家攒下的芝麻花、金银花,捣得粉碎,和着糯米粉捻成汤圆大小的团,搁在谷壳做的窝窝里,细细地盖上泡桐叶子,让酒曲们在叶底下做一场秋天的梦,直到那梦透出颤悠悠的黄晕,取出来日晒夜露,汲取些天地精华,一粒粒的饱满、凝练,微微透出酒香,

那酒曲,就算是做好了。

九月里,山菊花开遍山野,黄黄的摇着太阳,井边溪上,就满是淘米做酒的嫂们。那米,是精挑细选的上好糯米,用清冽的山泉水清洗浸泡,一颗颗鼓胀着,像是光华内敛的细小珍珠。将淘洗好的糯米上甑,放进铁锅,用松柴烧井水煮熟,热气腾腾地透着米香,取出来摊至微凉,均匀地拌上酒曲粉儿,入缸,倒进去将冷未冷的蒸米水,原汤化原食,堪堪将米浸上即可。有别致的,还可以撒些橘子皮或桂花,封缸。

接下来的日子,在大别山屋暖夜凉的深秋里,农家火塘角上,裹紧稻草棉絮的黑暗酒缸中,那些糯米与清泉,一天天地相依相偎、相融相缠,浸润着、融合着,直到米骨软了、米心酥了,那一身的精气神散化成浆汤,捂到温热,浓浓的醇香便不可抑制地从酒缸里钻出来,弥散到屋内,飘散在空中;这时候,整个村庄就都醉在了浓郁的酒香里。

从酒缸里第一次滤出的,叫作“汁子酒”或“头子酒”,肉粑粑的黏稠,缠绵如蜜,香醇而浓烈;再加水酿出的二酒,甘甜清亮,余味悠长。纯天然老米酒,富含

氨基酸、葡萄糖及多种碳水化合物,开胃、祛湿、舒筋活血,健脾润肺,滋阴补阳,可谓是琼浆玉液,老少咸宜。不过,去罗田,遇上好客的山民们,可千万记住,老米酒虽好,却是“三杯不会醉,一醉醒三天”!

然而,“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在罗田,那火塘里的篾子火烧得噼啪正旺,吊锅里的腊肉、油炸豆腐、肉糕、鱼丸子煮得扑扑直跳,土壶里的老米酒煨得白沫翻滚,相逢意气,剧饮千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就是醉了,又有何妨呢?就如我两个表弟的河南老岳父,去一回,喝一次,喝一次,醉一回,依然是乐此不疲,又何尚不是一种撇去矫情、襟怀敞亮、胸胆开张的洒脱呢!

自古以来,无酒不成席,而老米酒度数不高且营养丰富,喝起来尽可随兴。逢年过节,嫁姑娘、娶媳妇、远客登门,“烹羊宰牛且为乐”是一种;年轻人相聚,推杯换盏,激情四射,“会须一饮三百杯”是一种;寒夜访友,“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几盘小菜,两相对酌是一种;一人独处,“花间一壶酒”,

举杯邀月,对饮成三又是一种。高兴了,“白日放歌须纵酒”;来劲了,“隔篱呼取尽余杯”;不乐了,“对芳樽浅斟低唱”——这些或雅或俗的,都可以是老米酒的喝法。

当然,作为远行的罗田人,我更喜欢在雪天、在冬夜,或共二三知己,或与一家人,围在火塘边上,就着吊锅,一手持杯,一手执箸,享受着“老米酒,篾子火,除了皇帝就是我”的惬意,有一份真纯、有一份亲情、有一份自在,随意地,聊着家长里短,说些掏心窝子的话——讲着罗田这片土地,如何像这老米酒一样地醇厚;讲着纯朴耿直的乡人们,如何像这老米酒一样的甘甜;讲着罗田老米酒工艺改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菊花春”畅销本地,“秋菊绿”率先在鄂东取得QS食品生产许可标志,已走出罗田,走向都市,让老米酒的醇香,飘满了整个大别山!就这样一杯杯地喝着,慢慢地聊着,渐渐地沉醉,飘然……

哦,二十余年了!出门在外,走过很多的路,见过很多的人,也喝过很多的酒。但真正难忘的,依然是,老家罗田的老米酒!

播 苕粉

周永红

周日无事,坐在门前边晒太阳边看书。“师傅,快过年了,买苕粉不?正宗苕粉,八块钱一斤。”一阵叫卖声把我从书中拉了过去,原来是一中年男子骑着三轮车到门前叫卖苕粉,我二话没说便买了两斤。付完钱,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想起小时候,家里播苕粉的事来。

那时,生产队每年红苕收获季节,家里总要分七八百斤,抵全家人一个半月的口粮。这么多红苕,如果处理不及时,随着冬季温度的下降,红苕就会慢慢腐烂掉。弄不好全家人就要饿肚子。那些天,全家人齐上阵,日夜连轴转。父亲负责将红苕按大小分成三等,大的未破皮的红苕下到地窖贮藏,留着来年春荒时吃,中等的红苕留着播苕粉,小的红苕煮熟做苕饼、苕片等。我们姐弟三个的活儿便是每天放学回家洗红苕,为怕我们偷懒,母亲用上了激励政策:谁洗的苕最多,晚上上的苕粉也最多。这苕粉是刚刚播的苕泥加上盐和葱做的,比红苕要好吃得多吃。想到那香甜香香的苕粉,每次放学,我们谁也不敢在路上玩,否则,只能吃红苕。母亲则忙着擀苕饼,切苕片,播苕粉,做苕条,其中播苕粉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段时间,白天要干活,晚上,父亲在昏暗的油灯下播苕,母亲做饭。可母亲总嫌父亲播苕的速度太慢,两人常为此而拌嘴。后来,母亲干脆让父亲做饭,自己播苕。一个晚上,母亲能播百来斤红苕,连父亲也夸母亲是播苕的好手。

播苕粉是个苦活,也是个细致活。那时打苕粉不像现在有机,全靠人工干。家里唯一的工具是父亲用5斤废铁换回的一口播苕缸。这缸与别的缸不同,缸的内侧是一道道很小很小的沟沟,播苕时,左手扶缸,右手拿着苕反复在这些小沟沟上将红苕播成苕泥,然后用清水稀释,反复搅拌成糊状,倒入纱布袋过滤,再稀释——搅拌——过滤,如此反复三次即可,过滤后的苕水经过十来个小时的沉淀,倒掉清水,剩下的便是洁白的苕粉,晒干后贮藏,随时随拿,非常方便。

你别看播苕是个手工活,腰酸背痛不说,还是一个危险的活儿,稍不注意,手就会皮破血流。每年打苕粉那段时间,母亲的双手皮破红肿,缠满了布条,让人看了十分心疼。但母亲为了我们能吃上苕粉,从未吭一声,年年照常播苕粉。有一晚上,我趁母亲有事,偷偷溜到堂屋播苕缸旁,拿起苕像母亲那样反复在小沟沟上播着播着,谁知一走神,三根手指碰到小沟沟上,顿时皮破血流。母亲回来见了,狠狠瞪了父亲一眼,一边给我包扎,一边啧啧道:“苕儿,这是大人做的事,你来凑什么热闹呢,好好读书。”我点了点头,忙睡觉去。从此,我再也不敢播苕了。

母亲用苕粉做的各种菜特别好吃,也是我们的最爱。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平时母亲是舍不得拿出苕粉做给我们吃的,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或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才能吃到母亲做的香喷喷的苕粉蛋丝、肉沫苕粉糊、苕粉汤圆、苕粉饺子……每当端出这些食物时,我们姐弟你争我抢,谁也不让谁,有时弄得客人或父母望着我们的馋相,哈哈大笑。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住在县城,父母住在农村,他们知道我爱吃苕粉,每年都要种些红苕,打些苕粉,要么父亲亲自送来,要么打电话叫我回去拿。有一年,父亲送苕粉来,中午吃饭时,我望着他满头银发,劝他:你和母亲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干种苕播苕粉这种苦力活干什么?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买的,要想吃它,我们可以去买嘛。谁知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这就你不知道了,现在有人拉着播苕机到门口来播苕,服务态度好得很。我和你母亲早就干不了那种既费力又麻烦的活儿了。我听了,只是笑笑,不再说什么了。只是心想:只要他们身体健康,种种地活动活动也不是坏事。

打苕粉,一种劳动,一种收获。这中间既有我童年的美好记忆,更有父母深深的爱。



亲: 我吃到的香甜可口的腊八粥时,不知是粥甜,还是我心里甜,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甜蜜的人了。

斗转星移,时光交替。我从一个黄毛丫头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每年腊八早上,我都早早起床为家人熬粥,可不管是糯米、蜜枣,还是更多的佐料,多么精致都没有童年的粥好吃,因为我明白童年的粥里有母亲浓浓的爱。

如今,桑干河早已枯干,取冰做粥的场面一直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到腊八节,当年全村老少凿冰的场景,为我熬粥的母亲,都会闯入我记忆之门,就如同那香气四溢的腊八粥……

我的乡愁

合办:黄冈市政协文史委
黄冈市住建委
黄冈市城乡规划局



冬日里的春色

陈顶云 摄于新春百草园

我为父亲自豪

朱利民

我父亲是个极普通的农民,他一生得了很多奖,甚至在修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荣立三等功一次,但他认为得到最大的奖还是受到前苏联专家的亲自嘉奖。

父亲1935年出生,1957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1960年回国又参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建设工作。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我父亲是农民出身,吃苦耐劳、善于动脑,因提出了一条非常好的建议,使工程提前完成,被部队记三等功一次。1961年退伍转业分配到北京曙光电机厂工作,电机厂为加强技术骨干力量,派父亲到沈阳黎明机械厂学习车工技术。当时负责培训的是一个中年苏联专家,他对20多个学员要求非常严格,他的理论知识讲得好但学员似懂非懂,因为学员的文化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期间,他拿出一张图纸让学员按图纸加工一个很复杂的零件,当时学员没有一人能看懂图纸,更谈不上按图纸加工。我父亲就照着样品零件用自创办法居然将那个复杂的零件加工出来了,专家一看,非常

合格,又让我父亲当着众学员的面再加工一个,专家用卡尺量了又量看了又看,然后竖起大拇指,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学员。”那专家一边表扬,一边掏出自己的皮夹子,在里面抽出5张“大团结”奖给我父亲。当时,我父亲和同事们的月工资仅20多元。

父亲回乡后,用在支援朝鲜时学到的泥工技术从事泥工手艺,因聪明好动,所以泥匠、木匠、铁匠、蔑匠、皮匠等都能干,还发明了很多儿童玩具,生产农具,厨房用具。上世纪60年代,他用桑木制造了一辆儿童三轮车,前面大孩子骑,后面小孩子坐。那年代,羡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就是这样一件儿童玩具,居然风靡20多年。我父亲一直保持着军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能自己做的一定不会用

钱去买,能自己修的一定不会花钱修。他还经常免费修理邻居家的日常用品,并制作了很多厨用小工具和妇女用的小工具赠送别人使用。直到现在,邻居们一边使用我父亲送给的用具一边还叨念着我父亲的名字。

2010年元月,我父亲因脑溢血不幸与世长辞。他虽没留给我们什么钱财,但留下了他那响亮的荣誉。他虽不善言辞,但非常能干,被大家称为“会做不会说的人”。

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桑干河冰腊八粥

东林

今又腊八节,让我想起童年时取冰的场景。

儿时,村南有条清澈见底的桑干河,每到冬季,河面坚冰远远望去,像一块巨大的镜子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更像龟背一样裂成美丽的纹理,看似破裂却很坚固。腊七下午,三人一伙,五人一队,挑担的,推车的,忙着去河湾取冰。母亲担着两只水桶,我带着凿冰用的铁镐,到了那里,见好多人已开始凿冰。冰面光滑透明,在冰面上行走,可得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摔个趔趄。我和别的小朋友迫不及待地玩起滑冰,而母亲找了个干净的冰面开始凿起来。三九后的冰面冻得非常结实,而凿冰还是个技术活,因为冰面光滑,一不小心,镐就容易落在脚面上。母亲悠着气力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冰凿成一块块,我忙着把冰块捡到桶里。正在我们准备回时,突然邻居二子把镐掉到冰窟窿里,他想用手在冰水里捞起,母亲见状,忙把我家的镐递过去,帮他捞起镐。他感激母

飘

雪的童年

筱静

如今的冬天越来越暖和,早已是三九寒冬时节了,却迟迟不见下一场雪,这不由得让我怀念起童年,那些飘雪的欢乐时光。

记忆中的冬天是极其寒冷的,雪也下得特别早。当一夜北风呼啸,轻盈的雪花如同无数个小精灵,飘飘洒洒地降临了,在我们的欢呼雀跃声里漫天飞舞着,不一会儿,世界就变成了雪白的一片。

童年的我很喜欢下雪,因为下了雪就能去雪地里堆雪人、掷雪球、打雪仗,和小伙伴一起玩,单调的冬天也就平添了许多的乐趣。记得那时候家里屋后有一座小山,山不很高,却是我们童年最好的乐园。我和小伙伴们总喜欢跑到屋后的小山上去玩,当一场雪落下来,厚厚的积雪将小山妆扮出一片银妆素裹的晶莹世界,让人恍若置身梦境。我们在小山坡上欢快地奔跑着、嬉闹着,静寂空旷的山坡上空久久回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

三九寒天,雪落深深的时节,大人们闲了,通常都呆在家里猫冬。母亲会早早起来生起火盆,吃完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烤火,边聊天,甭提有多开心了。火盆里的炭火哔哔啾啾地燃烧着,红彤彤的火光映照着我们的脸庞,屋外是白茫茫空旷清冷的一片,屋内却是温暖如春的融和与热闹。我们有时也会一边烤火一边往火盆里埋一两个红薯,或者用火钳架起一串年糕,烤熟了解解嘴馋,那味道不知道有多香。兴致来了,父亲也会拿出他的小酒壶,装进一点白酒,放在火盆上温着,直到温出浓浓的酒香,然后请上隔壁的王叔,两人就着几个年糕或几粒花生,就这样你一盅,我一口,有滋有味地喝起来。那情景,总让我想起诗人白居易笔下所描绘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那样美妙的意境来。

童年的记忆总是美好,那些飘雪的日子在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降临在我的世界里,滋润着我的童年,让我在对白雪一次又一次的怀念与期盼中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与美好。如今,我是多么地希望在这个冬天,能有一场烂漫的雪花铺天盖地而来,给这个世界,亦给世间所有的童心带来一些纯真的欢乐。

橘

子熟了

张晓霞

我的父母因为年龄太大,租了一个离医院近、带院子的平房住。院子里有两棵橘子树,我母亲借口树种不好,橘子皮厚、不甜、水分少,请人砍了树。我知道,母亲心思是橘子树大了,遮了阳光,蔬菜种不好。

母亲请老家的侄女带两棵橘子树苗,种在菜地里,第一年,还没开花,就长了很多,母亲把它们移栽到院子边的角落处。第二年,橘子树花开得很多,可是开花时期光下雨,到了秋天,两棵橘子树只结了一个“独生子”。

去年是橘子的丰年,我妈家的两棵橘子树还没有一人高,夏天的时候,绿色的橘子又多又大,压断了树枝,我母亲用小竹竿做了无数个撑架,帮橘子树枝减负。每次回家,我就去橘子树边去摘橘子,我妈拦追堵截,先是说没长大,吃了可惜,后来又没说熟,酸。

再后来,满树的橘子又大又黄,有的压得撑杆也趴地上了,我妈还是不准我去摘橘子,因为我去摘橘子总是选树上最大最黄的吃,我妈总是捡熟透了掉在地上的橘子要我吃。

两人在橘子树前拉拉扯扯,你想说服我想说服你。我不禁想到一位哲学家说的一段话,这位哲学家说:一串葡萄,如果一个人每次都选他心目中最好的那颗葡萄开始吃,那么他就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吃的每一颗葡萄都是他认为最好的;如果一个人每次都选择葡萄里最坏的一颗葡萄吃,那么他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每次吃到嘴的都是他认为最坏的。

看看,同样是一串葡萄,有人吃出了乐观主义,有人吃出了悲观主义。可是我的母亲不是悲观主义者,不然她怎么能活这么大岁数?只是她的人生里经历过几次饥荒,饿肚子的记忆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里、骨子里。望着满树熟透了的橘子,我祈求中华民族的母亲们再也不要再有饥荒的记忆。